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十九卷 開設貴州

太祖洪武□五年春正月，置貴州都指揮使司，命平涼侯費聚、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。貴州古羅施鬼國，自蜀漢彝有火濟者，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，封羅甸國王，歷唐、宋皆以歸順，不失爵土。至是，遣傅友德等平雲南，上遣使諭友德曰：「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，然靄翠輩不盡服，雖有雲南，不能守也。」靄翠故元宣慰使，已而見雲南俱平，乃與同知宋欽皆降。上仍授靄翠宣慰使，欽宣慰同知，各領所部居水西，為貴州宣慰使，隸四川。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、思南宣慰使田茂安，暨鎮遠等府，隸湖廣。普安、鎮寧等州，隸雲南。已而靄翠請兵討部落隴居，上曰：「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！」不許。□八年夏四月，思州諸洞蠻作亂，命信國公湯和、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。時蠻寇出沒不常，王師至輒竄匿，退則復出剽掠。和等抵其地，恐蠻人驚潰，乃於諸洞分屯立柵，與蠻民雜耕，使不復疑。久之，以計擒其渠魁，餘黨悉潰。師還，留兵鎮之。

三□年三月，古州洞蠻林寬自號「小師」，聚眾作亂，攻龍里。千戶吳得率麾下馳擊之，中毒弩死。命左都督楊文為征蠻將軍，都督同知韓觀副之，統京衛、江、湖兵往征。已，林寬為指揮朱俊所縛，送京師。

冬□月，兵至沅州，伐山開道二百里，抵天柱。遂涉苗境營小坪，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，犄角以進，分道夾攻，直抵洪州、泊里、福祿、永從諸洞，大破之。都督顧成亦剿平臻部六洞、螃蟹、天柱、天堂、大坪、小坪諸寇。班師還京。成祖永樂九年春正月，設普安安撫司，以土目慈長為安撫，賜銀印，置流官，隸四川布政司。

三月，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：「金築安撫司諸處土軍，宜一概訓練。」上以蠻人憚拘束，止之。已而以貴州安寧，特賜成銀幣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漢武帝窮兵黷武，以事遠方，罷敝中國，朕無取焉。顧成老成，能持重安邊，非喜功好事之流，以是特嘉獎之。」

□一年二月，設貴州等處承宣佈政使司及思州、新化、黎平、石阡、思南、鎮遠、銅仁、烏羅八府，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。初，洪武中止設貴州、思南州諸宣慰使，思州所轄二□二長官司，思南所轄□七長官司，仍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。及靄翠死，妻奢香代立，宋欽死，妻劉氏代立。劉氏多智術。時馬輝以都督鎮守其地，政尚威嚴，欲盡滅諸羅，代以流官，乃以事撻奢香，欲激怒諸羅為兵端。諸羅果憤怒，欲反。劉氏聞止之，為走愬京師。上召問，令人宮見高皇后。復令折簡招奢香至，詢故，上曰：「汝誠苦馬都督，吾為汝除之，然何以報我？」奢香叩頭曰：「願世世戢諸羅，令不敢為亂。」上曰：「此汝常職，何云報也！」奢香曰：「貴州東北有間道，可通四川，梗塞未治，願刊山通道，以給驛使往來。」上許之。謂高皇后曰：「吾知馬輝忠無他腸，然何惜一人，不以安一方也。」乃召輝，數其罪，斬之，遣奢香等歸。諸羅大感服，為除赤水、烏撒道，立龍場九驛，達蜀。後安氏即靄翠后也。

至永樂初，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，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，各嗣立，以爭沙坑故，日尋兵。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勸之，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，自言思南故思州地，當歸之，又數宗鼎罪狀。上曰：「思南舊歸明玉珍時，汝何不取以自屬，乃今言耶？且罪惡在彼，汝何與焉。亟歸守爾土，靖爾封疆，慎勿構釁起兵端，再犯，吾磔汝矣！」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，屢禁之不能止。至是，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，潛入二境執琛、宗鼎去。二人既就執，城中猶寂無知者。忽一日使出，揭榜諭諸羅曰：「朝廷以二凶日構殺，荼苦百姓，故特遣使執問狀，首惡既擒，餘一無所問，敢嘩者族。」諸羅帖然。琛、宗鼎至京師，俱斬之。乃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：「思州、思南苦田氏久矣，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，其易為府治，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，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，易置諸官僚。」遂設貴州布政司，立三司等官，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、思南、鎮遠、石阡、銅仁、黎平六府，普安、永寧、鎮寧、安順四州，金築安撫司及普定、新添、平越、龍里、都勻、畢節、安莊、清平、平壩、安南、赤水、永寧、興隆、烏撒、威清□五衛，普市乾戶所，皆屬焉。改蔣廷瓚為左布政使，以廷瓚曾勸思州事，諳夷情也。

□四年，設貴州提刑按察司。戶部、刑部各增貴州一司，其鄉貢附於雲南。

谷應泰曰：

秦皇開邊，桂林、象郡旋沒尉氏，武帝窮兵，越嶺、牂牁僅附臣屬。或聚干戈，或通璧幣，用力若此，獲效若彼。蓋拓疆域，通文教，《易》稱革面，《書》載頑民，帝王若斯之難也。貴州西接滇、蜀，東連荊、粵，地齒神州，久淪荒服。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，蠻峒夷寨，無宛馬邛竹動中國愛慕，而其君長世樂奉藩，保不失禮，貽憂邊吏，黔遂無日通上國矣。洪武初，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，兵夷互習，豈非天啟荒徼，漸染華風，朝鮮將開，乃來箕子，勾吳當治，始有姬雍者與？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，安奢香之聞呼赴闕，兩女子觀變決機，勇於丈夫。甚至入見高皇后，使高帝竟斬馬都督。蒲伏掖門，瞻仰天日，指陳險阨，立誓河山。開赤水之道，通龍場之驛，智溢唐蒙，功高博望。彼地有此異人，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？

永樂中，二田復自相攻殺，金雞命使，特遣解紛，翠華臨軒，親承戒諭，猶復怙終不遷，攻殺如故。夫亦夜郎特遠，于闐負險，抑或天誘其衷，折入中國，閩人侵逼，南粵歸漢，延陀攻殺，敕勒入唐，廢興有數，革置有時乎？而顧成以校士數人，入執二田，繫頸檻車，寂無知者，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，班超鄯善捕使中宵，天子神靈，兵威不測，斯為至矣。此豈一時掩襲，虎穴得子，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。

二田授首，處分群縣，為布政司者一，為府者六，為州者四，為安撫司者一，為衛者□五，而黔中一省，儼然進明堂，分符瑞，受冠帶，祠春秋，廁肩內地，附麗皇輿矣。國家無斗粟介士之勞，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，自古開疆廓宇，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。然則天馬蒲桃，志寶物者不知略地；樓船橫海，志略地者不知化俗。《詩》曰：「日辟國百里。」伊惟二祖有焉。